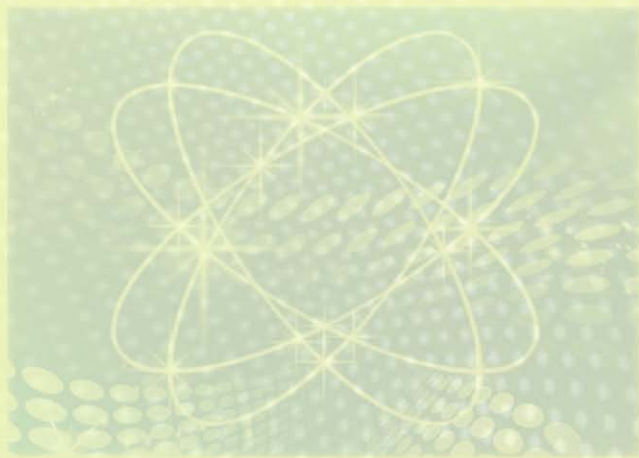


火车开往春天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火车开往春天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辑

坐在时光上

记得当年 柴 静 / 002

蜗牛老爸蜗牛的家 风为裳 / 005

坐在时光上 刘 墉 / 009

为你亮一盏灯 王明新 / 011

穷人的遗嘱 李家同 / 014

二十块点心和三颗水果糖 韩松落 / 016

蜗牛人生 俞敏洪 / 018

芝麻开门 马 云 / 020

羊卓雍湖的索拉 麦 家 / 022

总有微光照亮 王十月 / 025

这才是你 赵 旬 / 030

认命的人 叶兆言 / 033

列车上的小夫妻 吴仲翔 / 035

母亲进城 宁 子 / 037

倾斜六十五度的阳光 孙道荣 / 042

起身的饺子 落身的面 周海亮 / 045

有些事情你不必知道 郑 如 / 048

最美女孩的慌乱 张鸣跃 / 051

带柴刀的校长 孔祥树 / 053

没有谁会在原地等你 闻之 / 056

第二辑

深情而不能免俗地活着

有一些路你不会知道 李雪峰 / 060

深情而不能免俗地活着 于丹 / 063

关于粮食 冯磊 / 065

母亲挺起胸膛来 王跃文 / 067

阳光温暖的地方 宗满德 / 070

雨和瓦 苏童 / 073

想念到悲伤的程度 希子因 / 075

那个搭车的青年 毕淑敏 / 077

昔日重来 马海轶 / 080

大雪小村 余秋雨 / 083

家 徽 余 华 / 086

上天的九级浪 迟子建 / 088

听父亲说话 柳 苏 / 090

蛙声穿透心灵 林文钦 / 094

阳光中的老爱情 陌上花 / 097

阳光钻进墙旮旯 宋长征 / 100
爸的老丫头 王璐 / 104
父爱如橄榄 蒲滨 / 109
爱你，别无选择 丁立梅 / 112
还乡 张锐强 / 117
细节情，简单爱 黄了青梅 / 121
通往春天的雪路 侯拥华 / 123

第三辑

时间偷偷打了一个盹儿

为你提前五分钟下课 一路开花 / 128
谁也不曾辜负自己的青春 风停以后 / 130
冬日暖阳 查一路 / 133
世界上另一个疼我的母亲 郑建芳 / 135
生命的华美与脆弱 雪小禅 / 140
从那种幸福到这种幸福 曾迎春 / 143
牵骆驼的小女孩 薛臣艺 / 145
背篓谣 吴佳骏 / 147
时间偷偷打了一个盹儿 宋长征 / 151
水一样男人在山间 澜涛 / 154
皮囊 蔡崇达 / 157
那一杯金银花茶 周远清 / 160

父亲的粥 刘 墉 / 164
离春天只有二十厘米的雪兔 李 娟 / 167
世俗生活 蔷薇岛屿 / 172
火车开往春天 依 娃 / 175
有没有一张床给我们的父母 安 宁 / 182
你这个爱惹事的小老头儿 一抹纤尘 / 184

第四辑

俗世里的喜悦

向 17 岁半的先生道歉 海 宁 / 190
母亲的“天气预报” 李光彪 / 193
故乡河上一座桥 李英强 / 197
婆媳缘 鲍尔吉·原野 / 199
铜 壶 路来森 / 202
地上的阳光这么多 余世磊 / 205
一滴水的声音 郭宏文 / 208
挺直的腰杆 鲁先圣 / 212
在仇恨里开一朵宽容的花 王国军 / 214
花手札 项丽敏 / 216
睡在大地上的兄弟 琴 台 / 222
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大事 李月亮 / 225
怀念在乡村读书的日子 张红华 / 227

灿烂的红柳花 李首峰 / 229

最美女教师 廖 华 / 232

归于泥土 耿 立 / 235

俗世里的喜悦 雪小禅 / 238

大馄饨 小馄饨 龚 静 / 240

亲情，就是循环往复的爱文 / 月满天心 / 243

会唱歌的火炉 迟子建 / 247

确山姐姐 于德北 / 249

第五辑

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

爱，是等不得的 丁立梅 / 254

温暖是一种“小确幸” 庄雅婷 / 256

谁会为你放弃尊严 妞 妞 / 258

拉卜楞寺门前的少年 布 一 / 263

外婆和鞋 席慕容 / 265

一个孩子对地震的记忆 阿 忆 / 267

城市里的庄稼 侯拥华 / 269

喜马拉雅山能炸出个口子吗 毕淑敏 / 273

满屋的太阳 崔修建 / 275

上一碗米饭的时间 肖复兴 / 278

一棵树 李兴义 / 281

一棵树在城市的夜里死了 李 汀 / 285

花开花落两无言 尤天晨 / 288

不要把佛信得那么痛苦 张丽钧 / 292

故乡在童年那头 老 愚 / 294

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 [德]埃卡特·冯·希施豪森 译 / 陈晓川 / 297

一个怀抱一滴泪 周海亮 / 299

牵 手 石 嘉 / 302

小幸福一天一个 倪 萍 / 304

躺在兜里的爱 小径稀红 / 307

唱歌就是歌唱 鲍尔吉·原野 / 312

收藏阳光 余继聪 / 314

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 青衫 / 317

一个国家的伤痛与希望 崔永元 / 319

第一辑
坐在时光上

记得当年

文 / 柴静

我能找到的资料，也就这么一点。她叫韩秀，父亲是美国人，驻华使馆的武官，负责滇缅边境上抗日物资运输，在中国认识她母亲，她在纽约出生。

一岁半的时候，她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母亲托人送回到中国的外婆家。那是1948年，此后她再没见过父亲。

外婆靠修补旧书抚养她，一个青布卷囊，里面是各式磨得锃亮的刀剪，厚薄不一的青绿竹片。中国书店用麻袋把战乱中收集的残卷送来，外婆就用线绳订成书册。

她就借这些书启蒙。

上小学时，她们搬到干面胡同，离老舍家近，她常去。老舍喜欢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听，她听到好笑的会笑个不停，难过的地方会大哭，听到没意思的故事就没反应。

老舍说：“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，我才写下来。”

她长着外国人的脸，头发卷卷，个子比同龄女孩要高一截，从来都被单摆着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没同桌。

8岁那年，学校组织去天安门，人很多，到处是“打倒美帝”的口号和标语。不知怎么，她就站在了一个圆圈里。这个圆圈是用纸做的美国国旗和艾森豪威尔的漫画像堆起来的。

有人点起了火。火很热，有点烤……许多的灰，灰很轻，落在她的头上、衬衫上。

过了很久，人都走了，老师同学也走了，她还站在那儿。

这时候有个北京市民，骑辆自行车，在圈外停住了，问她：“你知道你家在哪儿吗？”

“干面胡同20号。”

他把车支住，把她放在后座上，说：“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，抓好喽，千万别掉下来，你要是掉下来，我可就没辙啦。”

从这件事之后，她说外婆更加注意她的饮食，“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，一定要吃好。”

她每天跑 5000 米，不管风雨。

她的功课一向是好的，一路被保送到北大附中。高考完她落了榜，数学老师不死心，跑去招办问，她的卷子根本没人看，打个封条：“此生不宜录取。”

学校书记为她争取，对她说：“你就写一个与你美帝父亲划清界限的决心书。”

她不言语。

“写吧，北大清华的门都在那儿开着呢。”

“我要是不写呢？”

“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。”

她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。”说完起身走了。

数学老师急了，在过道里拉住她：“你父亲远在天边，他不知道你写什么，但你要不写，你这辈子都别想造船了。”

她一直喜爱造船。

“我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”她说。

老师没有再说什么，神情却是哀伤的。

她去了晋南，在曲沃林城。她打麦种地，教农村女子打格子认字，她们教她做鞋，在鞋帮子上绣花。

“我写信请外婆把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，她是半大脚，缠过又放的，这样的脚不好买鞋，后来做鞋的店也都没有了，鞋样子都烧光了。”

她在林城 3 年，直到 1966 年，老乡说：“你快走吧，越远越好。”

她能知道的最远的地方是新疆。

去新疆前她回了一趟北京，外婆已经被从家里赶出来了，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，一张桌子，一张床，中间放一个蜂窝煤炉。她从包袱里把一双新布鞋，双手捧到老人面前。老人哭了：“正是念书的岁数，却学着做鞋了。”

她笑着给外婆看自己起茧的手、壮实的胳膊，说：“不怕。”

我能看到的资料也就到此为止了，最后只有一句，她说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，还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过完了天堂一样的岁月。

韩秀这样的人，承受了那么多，不叫喊，不呼痛，也不仇恨。只是记得。但是记得。

蜗牛老爸蜗牛的家

文 / 风为裳

—

17岁，她出落得眉清目秀，亭亭玉立。更难得的是，她总是年级的第一名。很多女孩半是嫉妒半是羡慕地说：“丛丛，我要是你就好了。”她莞尔一笑，不回答，却转身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。同学们不知道，她的生活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阳光明媚。她从没见过妈妈，她跟老爸相依为命。

放学了，她总是最后一个出校门。同学们习惯了她这样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是不愿意跟着同学们从老爸身边走过去又假装不认识他。虽然是他让她那样做的，但是，她还是会难过。

一年前，他们是镇上唯一考进省重点高中的学生。老师把大红喜报送到她家时，老爸正在街口修自行车，那是一辆太破太旧的车，他修了一个下午，才像点样子。他用沾满油污的手接过老师手里的喜报，他认的字不多，但上面的“丛丛”两个字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姓丛，女儿便取双音叫了丛丛。老师的脸笑成了一朵红月季，说：“老丛，你家闺女给咱镇争光了，省重点呢，去了那，双脚就算踏进大学的门了！”“真的？”他的眼睛放了光，“嘿嘿”地笑。他冲着街角低矮的小房喊：“丫头，你们老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”

她从家里跑出来，站在他身旁，足足比他高出一头多。她说：“爸，喊那么大声干啥，人家都听着了！”他搓着手仍旧“嘿嘿”地笑，想伸手拍拍丫头夸一下，却看到手上的油污，便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那天晚上，他买了一条鲤鱼回来炖上。他的嘴里像挂了一条河，话滔滔不绝地往

外涌。他说：“全镇啊，少说也得有几百学生考呢，就考上你一个，这不是女状元嘛！丫头，你这是鲤鱼跳龙门了呢。咱们老丛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”她不爱听了，撅着嘴说：“爸，瞧你说的都是些啥。”他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，说：“你爸这不是美得不知道说啥了吗？”

为去省城读书的事，父女俩合计了好些日子。末了，她说：“反正我走了，你也是一个人，你也去吧，在哪儿不都是修车吗？”他拿出一根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他有烦心事或者犹豫不决时就爱拿出一根烟闻一闻。好半天，他说：“丫头，你不怕别人说你爸像蜗牛？你不怕你爸给你丢丑？”她跺了一下脚：“我怕，你就不是我爸了吗？”

二

她学校的老师体谅他们父女俩的难处，托省城的朋友在她上学的附近帮他们租了一间小房。他在学校外面支了修车的摊子。上学的第一天，他一遍遍叮嘱她：“从我的摊子前面过，就当不认识我。不然，我就收拾东西回镇上。”她生气地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

放学了，她跟同学一起出校门。有人喊：“咦，驼子，那么矮啊，跟自行车一般高还修车……”她转过脸去，不看他。她听到他说：“叫我蜗牛伯就行，啥车到我手里修一修都能参加奥运会，比那舒马赫都快。”学生们哄笑起来，说：“蜗牛伯，你知道的还真多，不过那舒马赫是开赛车的！”

吃晚饭时，跟他边吃边看十四寸的旧黑白电视，想起他的话，她无声地笑了起来。她学习忙，只能在吃饭时陪他看一会儿电视。吃晚饭时，他们通常看的都是《体育新闻》。她说：“爸，你还挺行的，还知道舒马赫。”他洋洋得意：“你以为你老爸糠啊？老爸糠能有这么好的姑娘吗？”

她撇了撇嘴，提醒他：“骄傲使人落后！”他“嘿嘿”地笑，指着电视说：“看这黑小子跑得比豹子都快，看这金链子跟手指头那么粗。”她这才注意到那些黑人运动员还真的都戴着金光闪闪的金链子。他说：“刘翔不戴那玩意儿，照样拿冠军。”他夸刘翔，就好像在夸自己的丫头。

三

三年的时间也就是一眨眼。她无数次从他身边走过去，却从来没喊过他一声“爸”。其实，有一次她是想喊的，只不过他狠狠地推了她一把，瞪着眼睛把她的话给堵了回去。

那次几个学生让他修完了车，愣是说给过他钱了。他委屈地弓着腰翻自己的口袋说：“真没给！我这么大的岁数，能骗你们吗？”几个男生推推搡搡嘴里不干不净，很多人围了上来，她看见后，冲了进去，说：“你们是哪个班的？”那时她已经是学生会主席了，很多人认得她。几个男孩仍犟嘴说给了钱，他赶紧息事宁人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她瞅着他，张开嘴，那个“爸”字几乎要喊出来了，他推了她一把：“姑娘，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在这儿影响我的生意！”因为这件事，她回家后好些天没理他。后来，她问：“爸，是不是我上了大学，以后处了男朋友，要不认你，你才高兴？”

他又拿出一根烟放在鼻子下闻，那根烟大概被抽出来无数次了，白色的烟纸都很黑了。其实，她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别人知道她有个蜗牛老爸的。原来在小镇上时，那些孩子淘气，说她爸是只背着壳的蜗牛，她生气，拿着石头追打那些孩子，结果脚没站稳摔到石阶下面，脚踝骨骨折，躺了三个月才好。那时她小，问他：“为啥别人的爸爸都长得那么高，而你却长得那么矮，背上还有个大包？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妈妈，而咱家只有我们父女俩？”

四

她是那一年那个市里的高考理科状元。学校开表彰大会，让她上台发言，她跑出校门，拉他进来。他不肯，她说：“你是状元的老爸，谁敢看低你？”她站在他身边，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说起了他们的故事。她说：“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，我爸一直让我当他是陌生人。

其实，我爸不知道，我从没觉得我的蜗牛老爸是我的耻辱。他靠自己的力量养育了我，他把最厚重的父爱给了我，他送给我一个蜗牛般大但很温暖的家，我一直以他为我的骄傲！”他的腰板从来没挺得那么直过，眼泪一直流一直流。她抱住他说：“爸，我是你的骄傲吧？”他使劲点头。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
她进了大学，他仍在她所在的大学外面修理自行车。她处了男朋友，带到他面前。

他抽出烟闻了又闻，说：“我没啥能耐，让这丫头吃了不少苦……”她的眼睛湿湿的，拉着他的胳膊说：“爸，你说啥呢？！”——他擦了擦眼睛说：“我的宝贝姑娘交给你了，别看我矮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饶不了你！”男朋友握着她的手，说：“叔叔，您放心，我知道她是您的骄傲。”

那晚，他破例喝了酒。她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向前走去：结婚、生子，然后陪在他身边，一直到老。

可是，她万万没想到她妈妈找来了。

五

她站在那个珠光宝气的女人面前，她不相信这个女人会是自己的母亲。女人拉住她的手说：“没想到那驼子把你培养得这么好。”她把手抽出来，冷冷地说：“请尊重我爸！”女人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他不是你爸，你爸在外面的车上等你。”

那天，坐在校门口的咖啡厅里，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……

她看着眼前这一对光鲜体面的夫妻，他们是她的亲生父母，她觉得怪异极了。她说：“我的老爸只有一个，就是从仁怀。从小到大都是他在我身边的。”女人赶紧说：“我们有钱，可以补偿他……”她眼神如刀一样刺过去：“有钱就可以随便把孩子扔在冰冷的花坛边上吗？”

他没告诉他亲生父母来找她的事，可是他还是知道了。他试探着说：“丫头，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，而且条件那么好，有他们帮你，将来你们也轻松点……要不然，啥时才能在这城里安下个家？”她“啪”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：“这事不用你管！”话说出去她就后悔了，她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呢？

再回家时，他不在了，租的小屋也退了。她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她明白，他一定是想让她跟亲生父母去过好日子。她心急火燎地赶回小镇，在那个破旧不堪的屋前，她看到了头发花白的他，因为瘦，他显得更矮小了。她站在他面前，喊道：“爸！”他说：“你咋回来了，我寻思着收拾好就给你打电话呢，我还是觉得住在这里最舒服……”

她哭了，流着泪说：“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”

坐在时光上

文 / 刘墉

让我说几个真实的故事——

二十多年前，旅居海外十几年的梁实秋刚回到台北，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吃饭。梁实秋是有名的“早起早睡”的人，晚上八点睡觉，天不亮，四点就起床写作。偏偏那些朋友都是夜猫子，每天请他深夜十二点吃夜宵。梁实秋吃了几顿，受不了了，想出个好法子，对大家宣布：“谁请我吃夜宵，我就回请他吃早点。”一班老朋友全愣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笑起来，从此再也没人敢请梁实秋吃夜宵。

有位美国朋友，想找台湾的印刷厂帮他印一批东西。又听说印刷厂生意多、有季节性，常会拖工，于是请我介绍几家可靠的。“我也没把握。”我写了三个厂家的名字给他，说，“你还是自己观察吧。”不久，他回了美国，已经找到合作的伙伴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才去这么几天，怎么就决定了呢？”“这简单。”他笑笑，“其中两家都说：‘随时恭候。’只有一家，先要我等他查本子，再对我说下午三点十五分，附带还加一句：‘不知道谈到四点钟时间够不够？不够可以另外约。’我就决定了那一家。”

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第一学期结束，为了解学生们的想法，特别跟学生讨论，请大家对我提出批评。“教授，你教得很好，也很酷。”有个学生说。停了一下，又笑笑：“唯一不酷的是，你常在每堂课一开始时等那些迟到的同学，又常在下课时延长时间。”我一惊，不解地问他：“你不也总是迟几分钟进来吗？我是好心好意地等；至于延长时间，是我卖力，希望多教你们一点，有什么不对呢？”居然全体学生都叫了起来：“不对。”然后有个学生补充说：“谁迟到，是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，你当然不必尊重他；至于下课，我们知道你是好心，要多教一点，可是我们下面还有其他的